



特へ 16  
2752  
28



門 16  
號 2752  
卷 28

香出

舟州山入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類

山西第三問

問

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祀焉豈

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而損

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

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

高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

太廟從祀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李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

國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

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母曰鄒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行斯世之治統也以

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

世經堂刻  
共其祿於朝死而共其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  
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  
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  
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耻也禮  
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  
耻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  
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  
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  
距太尉李勣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

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承相葛

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裔夷  
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术張浩輩之祀而  
况不為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  
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  
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  
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  
至元豐而益者荀况楊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  
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  
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不乏也夫元荒虞

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所衡吳澄者應之  
而況不為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列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  
從饗最後韓公坐燻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  
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  
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王東平  
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蓋惓惓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  
用朔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  
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  
後武功則

列聖之不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萬世

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宗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高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真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為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為師神改像而為主僧改八而為六蓋前是從祀者奪揚雄矣已采輔臣言退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

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此言脩而以公許王通等謂脩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列聖之嗣德揚誦教化抑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

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

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為過也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

下鄴侯雖以嫌死

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潁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邁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勳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勳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

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凜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令訓故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為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輩專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



世經堂刻  
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 第四問

問太史公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固聖門罕言之然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豈非以當世所急也耶即不敢與諸儒生為雅言夫齊越蕞爾國耳管夷吾計然為之謀而卒以富後天下桑弘羊一賈人子然當漢疲耗之極而營之使大農有奇羨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道之賦而供度支不乏果何策也今天

下雖號全盛然中外恒枵然若果然之腹不能以月計大司農時時告不支矣豈其源尚有可開而其流或有可塞歟願與諸生商之以觀有用之學且上主計者采焉

執事拳拳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授之握算不知縱橫其何以仰佐末議干主計者雖然敢不罄所見聞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夫管子者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不傾之

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故天下弱於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關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以其貨傾吳而橫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此一方耳四封之內皆鄰敵也其流易達而輸易委盈縮易曉也我故得而發我之贏而時中彼之急收彼之無用而為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損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內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策有所達而

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賞不勝其溢而脩怨於匈奴已脩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脩其欲於宮室帷帳遊幸之事河決歲侵又從而齟齬之蓋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莞天下鹽鐵乃請置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又令吏入粟

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算輅車船賈人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今世諸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諸齷齪儒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之則不可蓋漢與人主世世守共儉宮室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民得恣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而弘羊輩始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籌今之

天下於漢賦財法嚮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羊而在更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九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邊之費悉仰給於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也然其大旨不過在於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使司恒為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糶歛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寬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實而已故謂晏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即有如弘羊晏者在能捐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聽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議乎故曰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也邇年

國用之大司農不能當中旨數更易中外士大夫朝夕以用為憂公車之牘至累月不能竟十道之使旁午而未久輒報罷鹽政壞而思復其舊計開中之入更換二十萬緡且中止矣屯政壞

而思飭其舊計其羨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  
而復廢專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人不能當其  
損矣欲設官會行鈔法而

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為之母矣累世之蓄困  
於

先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爰贖之所積困於頻年之  
徵解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蟲蝗加以無名之  
賦而閭閻竭矣廣盜起而所費者歲以數十萬  
計而五嶺之公私貧矣河決而所費者以百萬  
計而青徐充豫之公私貧矣外有日重而必不

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而必不肯已之

宗藩然則如之何曰此在

人主精思之委計於大臣而後可也邊計不可已則  
加重於主兵而少調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

宗藩不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  
使人自便而祿減罷不時宣索則

六宮之用簡而戶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作之用  
簡而冬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

衝府軍之籍則冗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  
人言而遽興毋輕以一人言而遽革則

國是定而司農得少展其技嗟夫入利之孔開已  
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  
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其德莫大乎  
節儉夫節儉者

明主之所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

主慎於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

主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為窮於侵

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  
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  
可至著為令甲有之言及國蠹毋論其重輕也

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噫即管計諸才  
臣杜口可也

### 第五問

問夷狄之為中國患也久矣邇者蓋蓋訂馬以  
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孳孳然聚天下之策  
而日講求之而卒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  
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笑厥女  
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  
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

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犁王庭鹵老上而勒石

於燕然之顛四郊多壘即何策以洗其耻乎  
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  
我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為甚其說凡  
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  
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為九  
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  
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饑渴上下馳  
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  
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  
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  
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䟽行突鬪而為騎陣賊  
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  
機不敵也賊既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  
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  
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  
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為主而我顧  
為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  
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  
為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鬪即獵其所工非騎

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鬪而憂其妻  
子為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  
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膺懲  
大慙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  
主帥以至於鬪卒無貴賤一也其嗜飲易通而  
沈蕙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士  
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閻焉而  
何以責之效力也為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  
而以我情予虜為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  
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

矣然而虜卒不能為我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  
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  
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  
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  
為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  
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  
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  
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  
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墮則至贏則出月盛  
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



疾中國之所以獲支梧而稍息肩也夫不求我  
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為匈奴突厥愚  
以為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  
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  
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  
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衡虜介  
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鬪士勇三倍我其馬  
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  
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  
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而不死敵何

以言戰哉愚以為皆非也愚非能扶擿苴臏起  
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  
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  
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  
邊也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  
當以戰而為守山西薊邊險猶在我也其法當  
以守而為戰以戰為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  
而併於大堡堡宿銳士栖餼糧擇帥以統之使  
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  
諸驍將以為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

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謀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為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墉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野以疲其騎清野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夫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為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為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

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罰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為

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樞庫購虜首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

爾書毋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僂社之令使

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方而致之於敵者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為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為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

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帥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之重而陰迫之輕為之下者自一命而上即有奧主拂息頰笑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蓋有令下而喜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為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對執事者踈節闊目不能為必勝之策也異日倘指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湖廣第一問

問古推功者重開創語德者歸守成殆未有以  
易也我

高皇帝逐胡元定寓縣再闢天地驅一世之椎結而  
冠裳之不亦功倍堯舜哉其良法熒意提衡  
畔渙顛若畫一蓋二百有餘禩而天下謐如也

文皇戡家難

秦陵敦身軌赫然聲施異世焉其後先顯承之列亦  
能舉其大略否

今上業方在冲幼而薄海內外奉澤共度措紳黔黎  
交口而頌

聖質以為過周成漢昭萬萬夫萬古莫二之功我  
高皇帝既擅之乃

今上秉齊聖履

大寶而富春秋萬古

嗣盛之德此其時矣將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皇觀也諸生為精言之不佞將以聞於

上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  
大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  
後者其所貽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

之前者其所繩者

祖武也功與德不可岐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  
有功振廢之謂功垂訏之謂德一者相因以成  
其盛者也執事頌

國美揚

聖哲欲

人主上登三下咸五而先以

高皇帝之大功與所以垂治安之道而至今者為問  
甚盛至心也愚無似敢以不敏對蓋孔子嘗觀  
河洛而歎曰微禹吾其魚乎已又美齊氏之績

而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禹之功誠大  
然是時原濕之膏沃比耦而黍稌者尚有之即  
不治猶不至盡天下而不為人至管仲之季比  
不過山戎跳梁燕薊之未垂南不過楚蠶食江  
漢諸姬而已而所謂楚者猶竊中國之衣冠而  
談禮樂管仲亦僅能膺懲而打圍我耳孔子尚  
稱服其仁而况於元以荒服奴虜之衆纍我中  
國而悉臣之舉一世之豪傑頽首而事桂結之  
主傾耳而聽侏離之令俗日化於淫哇而不自  
覺故夫踐元而土者腥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

也

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劍以與羣雄角而勝之乘勝而北驅虜而置之大漠之外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海嶽奠而如故民人復而冠履夫豈直得聖人之威哉即軒轅遜五兵而大禹讓玄圭矣

高皇帝猶不自聖兢兢焉奉

大寶于盤水馭六馬以朽索雞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不以寒暑間者戒滋逸也

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滋蕩也賜

租之

詔無歲而不下戒盡民也一記閱江樓幾成而罷之終其身不為

離宮別館戒游豫也去嶽瀆神祇之濫封而歸本號戒褻神也滇詔平

卧榻十七年而始克平戒勤兵也朝鮮亂安南阻日本貳閉關而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啓釁也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六之不得相彈壓戒專國也五都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戒專戎也六尺之孤垂拱而不置

母后帝戒內干也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戒外移也  
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稱臣妾而不加

徽號戒侈心也

高皇帝雖以

神武蓋一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尊在  
九重而洞徹其肺腑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闢之績  
足以當

天心是故歷十餘祀而

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於民志是故歷危疑震撼之  
際而不動其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是故指鹿  
訓狐之輩欲竊之而不能久執事之所稱

高皇帝者功而愚則謂

高皇帝之所長有天下者不盡以功也繼

高皇而聖者莫若

成祖人見其聯數十萬之衆垂百戰而再造

區夏

六龍之駕四出塞而單于請

命餘皇之卒徧海內而越裳重譯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以為是

成祖功乎不知其大指乃在親近儒臣杜絕女謁表

章六經却請封禪而所謂功者不與也繼

成祖而聖者莫若

恭陵其燬政固不可更僕數也大要在奉

兩宮睦諸邸

御經筵

親朝政禮者輔優言路畏天警悲人窮躬節儉敦仁

恕蓋十八年如一日焉人以為

孝皇德乎哉

鼎成之日而深山邃壑田畷紅女號泣思慕若孺  
子之於慈父母故內訶於瑾雄寧彬外踰於鑄

濠劉齊蓋鄢輩而天下晏如也是則

孝皇之功所以不朽也我

主上御極之載距

高帝戊申所二百餘矣天道變而人事應之煥然鼎

革以昭

中興之治是天下之大期也屬者歲頗登匈奴解

辯南越授首無兵革之警言中外得以精意而承

令是天下之大機也

主上以冲幼握

大寶凝然不動聲色尊嚴若神委政者碩講明經誼



一二元老相與夾輔內外

宮府一體政不旁落即書史所載周成漢昭之世何敢望萬一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期不可忽機不可失而本不可不預培而默滋今虎觀諸儒日橫經而講者無非三代帝王之訓而大臣之所進說圖解其善惡凜乎萬世龜鑑也第不知燕間蠖獲之際亦嘗內驗之身心而外驗政事乎

人主一身父母宗子其精神上與天相流通而下與萬姓不隔者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一夫不獲恫瘝乃身蓋凜乎其可畏而惻乎其不容已者也故

人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安於佚也緣識不可使早開懼其旁入於欲實也才不可使有餘懼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不可使便辟懼其唯言而莫與違也我

二祖一宗之政不下榻而可以按求至二帝三王之心法又不在簡冊而在方寸耳

人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公卿大夫日取祖宗法而夾持之十年而財不裕民不安夷狄不賓

服禮樂教化不漸興者吾不信也夫以

高皇帝之烈崔巍昭烜與天地竝而

後皇以塵塵守成之政仰而思媿不亦計左失當哉  
而愚復以塵塵守成之說進得無益其左也雖

然

人主陋漢唐陋

祖宗以為非至治之績而必欲上等於堯舜其志非  
不恢乎大也然出之不以本而行之不以漸掇  
拾經史之陳言而施之不相入之俗強物之情  
而就我此王安石之所欣然以興而韓富司馬  
之所怒然而深憂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無欲速則必求  
所以寬收其效者無見小利則必有所以究其  
大者請更得從容而愚始敢以文帝之謙讓而  
未遑者一進

世經堂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類

湖廣第二問

問天官家言談說災祥禍福若指諸掌其大槩  
 三焉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所紀陽九百六  
 之類是也有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五星躔  
 度正犯之類是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  
 凌變寒暑霜雹震騫水旱之類是也然推天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六

以徵人則於法有合有不合推人以徵天則於數有驗有不驗果何也說者以為三代時人主之精誠徹於天天視聽為一而後不能盡然又謂太史失其官躔野變其度而不盡能一一應然歟否耶當

世宗末海內報災異者不虛月而奏其祥者輒上聞然至於今而寓宇寧晏夷狄賓服民心忻如也即徃者星異小小而

聖主喆輔交相為儆固借此益脩其德以仰承仁愛顧其數有可推而其道有可盡者乎諸生毋以不經對請用以觀異日

執事發策而以上天之運象與災祥之應否為問諸主鄙人也上之不能窮神知化以契上帝陟降之精而下之束於制不能窺見天官推步占候之法母乃以臆問而令諸生以臆對乎雖然竊有以窺問者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蓋執事之問三而人事不與焉其曰陽九百六者自然之運也載於太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窮百六陰數也為陰數窮皆所

謂厄候也攷之羿促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  
九八漢延熹光和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  
九十周厲幽而其間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  
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為十  
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而得百  
六之數三其分裂乖散可謂章章應矣然舜禹  
而得百六之數七小甲雍已而得陽九之數五  
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  
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  
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一漢明章而得百六  
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  
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盤矣若此也夫氣運不  
足言也至於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及五星躔  
度正犯之類是也象見而天下之禍福因之所  
謂天感人也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凌變寒暑  
霜雹震竄水旱之類是也幾動而天之災祥應  
之所謂人感天也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  
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  
衝月入於日暗虛之內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  
變輕聖人扶陽而尊君曰日君道也於其食謹

書而備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見  
不過三十六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  
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豈春  
秋之際為能治於漢耶說者謂史佚而不盡載  
近矣而是所謂日食者其盡能為災於漢否也  
自日月而下者毋過五星為其能盡天之五行  
也歲星最吉其所居國不可伐能伐人填星次  
之凡國居之則福厚熒惑最凶所居國受殃太  
白次之辰星又次之要之犯道變色則皆足以  
為災伏不出則必化而為彗彗之所指靡不

立禍然亦安能一一而令人應耶夫告星不能  
挽之而使留凶曜不能推之而使去則所以感  
人者亦遼邈也吾姑舉數者以證之夫呂后以  
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歿未幾而真主自  
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永漢祚於四百日食  
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  
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行有效以二十三年  
之治而昌唐曆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為天下兵  
也文帝時一日而裂山者二十九一兩而為日  
者二十五壞民居至八千之衆法以為君道廢

壞民失所應也夫君道不壞而民安佚孰有踰  
文帝者也又其四年六月雨雪法以為誅殺過  
當應也君仁而不過誅殺孰有踰文帝者也世  
治則鳳凰見麒麟遊芝草生鳳一見於漢桓之  
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驂駕於石虎  
芝草數萬供養於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德哉  
世之為解者曰三代而上人主之精誠與上帝  
相為流通上帝日卑其視聽而待之是人主  
與天一也故一遇變而立應一脩德而立改三  
代而下既不克齋明其德以默與之契而又未  
嘗中心慄慄以承其變是人主與天二也是以  
有應有不應也然所謂九年之水於堯而七年  
之旱於湯者亦未聞其能逆銷之也則夫箠膺  
蒙莢屈軼鮭魮之類吾不敢盡以為和德應也  
則又曰帝堯之世羲和欽昊天而其仲若叔分  
殷四時矣夫以杳眇不易測之政冠萬機而推  
策无可據之人踞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上其事  
若迂而甚專篤是以職脩而動輒驗漢興太史  
公之職等於卜筮供奉而今且以一書筭白丁  
充之矣夫安能望其明天道而察民故也是或

一道也則又曰分野非故也夫以益州而遠屬魏以冀州而屬葭爾之衛燕在北而東配析木魯在東而西配降婁秦西北而鶉首次東南吳越東南而星紀次東北蓋自古猶疑之況於今荆揚二州地半天下而戶口人物實當天下十之八夫躔度安得而不下移也且當春秋戰國時國各以地應今廢郡國而盡欲以朝事當之又安能一一驗也是又一道也凡此皆執事之所疑也愚則以為天地大矣人於其間取吾形氣之似者而欲配之已取吾機之相通者而測之已又取吾法之可推者而模範之以為天地在是矣其合者固恒而不合者亦恒也當嘉靖時彗若蚩尤之旗無所不犯山陝之間圻地千里摧百萬人之命夏霜冬雹水旱霆火靡歲無之遠方波臣不得盡覩脩省之實而宗伯所陳事非瑞芝即白龜鹿也私心固不勝其憂矣而十載之內歲益登綱紀益振朝野益恬穆無事豈所謂不存天而在人者蓋有道耶抑

高皇帝之功德貽後者與宇宙竝而災祥不能撼耶客歲象異特小小耳既非五星之精所化不過



周伯王蓬之屬而其在閣道上下者占不過夷狄寇竊伏姦在側耳

聖主詰輔公卿臺諫恐然而交相戒者何也愚有以窺其故矣夫人主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而其於言動也無所不快意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尊而為天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警示之幾何而不日流於驕且怠耶不然徹樂避殿減膳菲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宥過賜租省刑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而始克舉也是故人主而能祇敬則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雛為大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熒惑為宋景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含譽譁矣平慮鬼目矣其露雀錫矣愚故曰執事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

第三問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由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益寥寥也至宋涑水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

明興國大政闕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脩史者  
徵之代出人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

否

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  
盡出

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  
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為編  
年而續凍水氏以備

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佞請因諸  
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  
繁而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  
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  
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  
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於史則不  
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  
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  
幸而不見愚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  
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

寄於列國國自為史人自為筆至秦務師吏斥  
百家而史亦隨燼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  
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罪也祖龍為之也執  
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  
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  
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  
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  
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裨官晉齊諧  
六代期唐書蕪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  
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

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  
季唐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  
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  
為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為最左氏之始  
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  
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不徧重在人則束  
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  
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  
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  
荀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

紀而袁宏復為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  
略相當後世頗稱述焉而其它如張璠孫盛干  
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  
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  
紀而為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散佚  
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  
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  
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  
人主之命撰者則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  
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  
於魏令狐德芬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煦  
等及歐陽脩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  
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  
伏無忌劉珍蔡邕之為東觀記謝承之為書華  
嶠之為典張勃之為錄何法盛之為說崔鴻之  
為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衍之為宋鄧彥海之  
為代李百藥之為北齊是也歐陽脩紀新唐而  
劉煦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其文哉述  
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為史而當熙豐  
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起

周威烈而迄後周世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削  
正史而不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  
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為法然世主稱良焉夫

明興其治統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  
略弗採也夫金匱石室之闕度非草茅所與聞  
然徃徃傳之薦紳云革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  
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美其知義抗節而誣其乞

哀乃至

英宗思孝之際秉如椽者陳廬陵劉博野焦泌陽之輩  
徃徃臨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

是非甚或責闕供於仁孝之里詆掠金於戲定  
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數十百家其在  
朝者脩郤而滅其公是逞已而欺其獨非在野者  
剽一時之耳而遂為自信他人之舌而用為筆  
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系遷轉履歷  
而已要之無非諛墓者改事之非而稱是略人  
之美而歸已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  
執事之問而有請夫班氏脩其父業而仇者以  
私史間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  
署而俾續成史以憲帝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

猶能命荀悅脩漢紀况於今

聖天子秉

睿哲履

昌運日以

文教揆海內而公卿大夫熟於墳典丘索之業者  
哉有如一且悉出金匱石室之闕而錄其副以  
授夫載筆之臣而益以郡國志記及向所云野  
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博之士持衡其是  
非而爾雅道古之才藻潤其辭事會典之所輯  
星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可

以表而我

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重大而有  
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氏之  
體而達涑水氏之忠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  
所謂通鑑者而上之虎觀諸儒得進讀於燕間  
而

散座之表迴

清矚於乙夜其為益非淺渺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  
見錯而辭不馴獨為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  
故夫左氏也司馬班氏也壽與曄也非晉唐與

宋之可儼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新唐而不傳無它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毋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縮焉而謂無人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為不稱又生不及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諸世家舛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意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伎幸之倫徧採而不忍斥有能剛節其凡例自羲黃而下迨於今為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為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毋以為迂否

第四問

問西漢尚事功不如東漢矜節義固也然事功之效能立見於國而節義則先養名而晚收效且寺人黨錮之禍亦云有以激之夫晉人貴清談六代開靡詞其驅江左而削弱亡論已未宋之季明理學者視其人何啻天壤乃入朝而奮袂以稱恢復羣居而斂襟以談性命或者謂宋勢之不復振亦與有力焉何也國家履恒泰之運治平久而弘正間有倡古文辭者其儔頗推揚之大槩少伸而多抑其卓然

欲以節明志者往往抗諫諍而殉封疆君子稱之天下北孽虜南孽倭搢紳先生投筆而脩羽檄之業暴起騰貴及至於性命之學與雲合而景從而一切下視為土苴為焦螟也是四者於古之所矜尚同耶異耶其於世界孰益而孰損也諸生有辨志之學否

天下未嘗乏才也人主欲就天下之治故不得不求之以實天下之所謂才者因而自就其欲故不得不應之以虛應之以虛虛之久而人主卒無以得其實也不獲已而相襲以成虛求之以實而竟無得也人主之求亦虛而天下之材卒無以自見其實上與下交為虛而名與實相為悖如之何其得用入之益也夫豈唯無益且有大損今夫山鷄之於長離也鋤石之於金也碓夫之於玉也杞柳之於梗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殺名實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則見者且却避矣何也謂其似之能為害也執事之策諸生果取其實乎抑欲得其似而遽已也愚嘗論世而竊思唐虞之際矣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歸而



陳謨訓而靡匪心法也亦靡匪至文也凡執事  
之所謂事功文章節義理學者固無繇見也三  
代而後治日以駁而名始出矣漢高帝不愛真  
王徹侯之印以糴悅天下而所謂求賢詔曰從  
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其意不過欲盡一世之才  
而為我用而世之應之者毋論其時蕭曹韓彭  
之屬而已也輔相則魏弱侯丙少卿將帥則衛  
長平霍冠軍趙營平受遺則霍博陸戡難則周  
絳侯條侯父子循良則黃穎川龔渤海韓馮胡  
材幹則趙張二京兆尹扶風奉使則張博望蘇  
屬國立功則傅介子甘陳之屬人主之求材也  
若探囊而取之所未立至其效用也若探符而  
合之所效立驗故終西漢之世人主之用在下  
而不在上而天下之權在上而不在下雖以元  
成偷而夷狄賓服黎庶愉樂郡國之政脩而國  
勢疆者其人才為國盡也光武感二龔諸賢之  
事故欲風天下以節義友莊光而不之臣褒卓  
太傅俾冠元勳而天下翕然改觀矣是故安隗  
托節于堅苦逢周矯志于冥逸陸戴致躬於府  
主弘龐昭讓於姻封即欲出而用世者靡不束

髮自勵羔鴈成羣舒徐而應步武鼎鉉而年且  
老矣而李太尉陳太傅又以勁節峻行而鼓舞  
之李元禮范孟博之流為之袂濯纓剔君俊顧  
及之說興而天下之賢士君子日與權威佞寺  
角而漢事變矣當是時人主與左右之好惡伸  
於上而天下之是非各伸於下是故終東漢之  
世而賢人君子與社稷而俱盡者或以謂節義  
激之也晉氏談玄老而王樂為之倡至於東晉  
浸淫極矣建安脩麗辭而曹劉為之冠至於六  
代浮靡極矣夫以五胡索虜日侵尋於干戈而  
為之君臣者嬉嬉焉以清談麗辭而待之社稷  
幾何而不削且淪廢也然是數者皆上以是求  
而下以是應者也至於南渡之宋其國勢無以  
大過於東晉六代而一時諸賢名理學者潔脩  
其行而高其說意欲一洗千古而空之而上接  
三代之緒顧日以恢復之義聞於朝而莫之響  
應也日以格致誠正之說聞於黼扆而莫之究  
用也退而脩明六經尊其統而正之曰宇宙之  
在漢唐恣恣耳至宋而始大明也藉令玄談麗  
辭者曰吾不益晉六代也若安能救宋亡嗚呼

宋亡非諸賢罪也蓋下以是待上求而上顧不以是待下應也至我

高皇帝神武定天下而一時忠蓋石畫之士若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輩各出其長以就功名之會所謂雲蒸龍變蓋先後無偶焉而

上甫下金陵賢故元大夫福壽旌之為予祠春秋祭已才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為其失節竄臨淮不復用微示天下以軌矣而是時方拮据馬上業乃馳書幣而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輩俾之司

綸綍而所以獎慰

恩禮有加蓋彬彬稱多賢焉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能殉滇孫左司能殉閩葉南昌能殉楚熊岐寧能殉虜至於鼎革之際而麻采之列為方為鐵為陳為卓之流其爭先而就義者何衆也則是高皇帝以實求而天下以實應也夫

高皇帝未嘗不言理學也其文辭發於論心論洪範諸書而其事見於尊崇夫子及

詔天下先以經術而取士大指欲搢紳士大夫發明心得之學以黼黻

皇猷佐理國事無愧夫子之教而已不欲令其標戶  
別軌以出於所謂功業節義文章之外而創為  
尊也

列聖益培植之蓋百餘年而諸搢紳大夫往往以實  
應故楊文貞李文達輩出而為輔蹇忠定夏忠  
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輩出而握銓  
樞于肅愍王文成出而戡大難庶幾執事功有  
徵矣而李劉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  
孫許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所謂以實應者猶  
故也當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人文之所蘊崇

淳發而為李何徐薛輩相與脩明駸雅西京之

業頗翕然爭言古矣執事乃謂其少伸而多抑  
何也驟習之而稍怠事則抑驟言之而稍駭聽  
則抑露其華天下以其華而掩其實則抑欲自  
致於用天下不信其用而信其無可用則抑然  
文士類多沾沾自喜上者厭薄一切而下者相  
頌為競也自喜則途分而不為黨厭薄一切則  
多避而無所營相頌為競則各露其短而不能  
掩故其為損淺也事功之臣大者股肱腹心而  
次亦禦圍干城亡論已德靖之季而天下相率

尚通以就功善恣肆諱而為恢廓善干謁諱而為敏捷善詞刺諱而能用間善乾沒諱而能用仁甚或竭天下之力之半以內投覲而外就私然舉事一不當而持衡之臣猶得以議其後其為益與損半也節義之士致命而遂志者尚已其大之批龍鱗抗論

宸陛之上次亦請

尚方搜城社折檻鎖樹而不動天下高其風而願為之下然亦有因是而遂自謂高恣行冒臆而莫之能悅天下敢議而不敢折顧其介特自好必不忍舍其舊而下之也其為益大而為損小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即篤行如河汾卓識如新建如新會而疇得而議之彼能見其大者遠者而芥視此數端而亦宜也柰何籠天下之鮮脩數學者而合之取其最汗最平而謂為遠且大也數學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良鮮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卓隨處體認則隨處緣而喻利萬物一體則一體賢不肯而便其私一語合則置置然而遽謂堯舜一不合則噉噉然而詈其非人稍抑必借巧而更揚此負必要

彼而求勝故夫理學之為益者大而其為損者亦非小也夫所謂理學者非能外是三者而創為高者也其矩矱在心而其用在倫常日用之內出之而業則為事功功成而紀述之則為文章功有尼而不得遂則為節義而其體固未嘗變也然則執事者亦務以實求之而已求之而應以實則進之求之而應以虛則退之而天下自是無虛應夫夫精白一德竭肺腑而媚其上者應之者責也責行辨志兢兢逐逐以來賢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為天下窺此非應之者責也愚生之見乃爾毋亦以為虛而弁髦焉

第五問

問今天下為邊害者毋如虜為漕害者毋如河即小夫孺子能言之而今虜已幸款塞矣河幸一切徙去漕道通矣說者乃尚謂虜款不足恃一旦而解盟而邊患猶故也河徙不足詩一旦而橫潰而漕患猶故也即胡以待之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所以綢繆者何筴也立計之臣議通海漕以助河業已睹其效矣將遂漕海耶抑姑為道

以俟緩急耶而功名之士尚欲計復河套未  
已也夫海漕可暫通而河套似不可復也亦  
能明其所以否諸生異日為

國不用觀茲二者恐不宜默默也其悉以對

執事以天下大筴試諸生而諸生業鉛塹者見  
以為計畫無所之耳雖然不敢不罄一得以對  
夫所謂天下大筴者邊防也漕計也

國家建都燕蓋北迫虜而南仰三吳之粟以自給  
故邊譬之有背也漕河譬之有喉也夫有背有喉  
咽者人之所恃以為命也柰之何其易言之也

世更今為邊害者莫如虜而為漕害者莫如黃河  
其悍猛善清奔突而來若雷霆而莫可禦迅疾  
若風雨而莫之控揣為勢同也居數歲輒一潰  
潰輒入為候同也其潰而入縱橫汗漫而無所  
不陷害聽其來聽其息而手足無所措其不敵  
同也厚集而禦之乘險而拒之為堤為牆數千  
里咫尺之地瑕而是數千里者皆瑕矣其不易  
防同也未至而請為備大司農靳金錢弗肯予  
即予之而覈者乘其後既至而備大司農推金  
錢以予之予而不必盡用於邊與漕也其積弊

司也。蓋嘉靖中而虜之雄若俺荅者率其黠弟  
悍子以數十萬騎牧於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  
共不入犯三輔則東躡遼西嚙晉又西而掠秦  
涼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者三十年矣

天子為之北顧而興嗟至數四廢

肝食乃隆慶中俺荅不勝其孽稚之愛而輸其要  
領以款我縛中行翕侯於鼎俎之上谷蠡屠者  
而下解辦請命者數百人

國家因其人而假以封爵大小羈縻之然不為給  
祿食也以漢文之盛猶塵塵稱兄弟國焉而我

明若天之覆彼而日益尊彼不能講敵禮也漢供呼

韓邪歲費四十四億而我市馬不過一二邑之  
租而已不為傾左藏也且納款之端在彼而不  
在我制款之權在我而不在彼即魏絳楊雄所  
稱何啻焉或以為虜詐而款我非也虜不款我  
何以制之而彼故為詐且俺荅誠老厭兵其孽  
稚誠感我之厚待而思効順夫焉得為詐也又  
謂虜卒解媾輕騎闕於互市之下而疾馳叩居  
庸鹵昌平緩急何以應之又非也夫虜將大舉  
必先後集諸部祠帶林暴備瞭騎形見勢動而



我故得先為備也大約

中國因款而息有而得專精於虜則可因款而息  
有而遂忘虜則不可夫所謂專精者何也比薊  
鎮歲益省調各邊鮮按伏贏金錢當以萬計不  
可裒而積之近鎮乎秋稍登商賈時集贖鍰爵  
貲不可捐而平糴以實邊乎鹽筴屯政不可時  
舉乎冗卒不可汰而驍騎不可益練乎山海而  
西以至鴈門不可削夷而為險乎猶未也而虜  
酋計已耄且死耳其貳者必黃台吉而是禘子孫  
故不變也其勢必內結而不相容降人之在寘  
顏者因中行翕侯之縛而中恨且自疑也當其  
時有能兩匈奴其國而中度遼且為維州其降  
人乎是一大奇也然而不敢盡言也漕之役當  
嘉靖末而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  
沛以入昭陽湖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  
南溢於徐為巨浸

天子為之南顧而興嗟亦數四勤

宵旰而大司空出計以為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  
無已強捍之則暫見其利而終釀害謀於捍與  
徙之間而行求廢趾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

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而浚之。檣權版築之。役興而謗騰。上謂捐天下之財以填無益之壑。天子意不能無動。而會采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止。前後役夫九萬有奇。白金以兩計者四十萬。而粟石稱是。兩歲之間。漕道通而大司空再受賞。而吏士

賜爵有差。或謂河不久復當變。胡以費水衡錢萬萬者非也。漢武帝之塞瓠子。避河害耳。而至發卒數萬人。自湛白馬。王壁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功成而築宮以侈之。今茲通

漕。大計胡以費也。或謂不當逆拒河也。逆之則決而為漕。害順之則借以為漕。利又非也。夫河性能決而不能安為順也。言借河利者。引寇而入室者也。然則為今之計者。如之。曰。河決有漸也。度其來。或增築堤以抗之。或決其下流。而別引之。霖溢有時也。多集木石以為檣。嚴耳目以為偵而已。自淮而北。則多橫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成塞。皆不可不預計。而逆為之所也。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說漸絀矣。海運之說得之漕河阻而後入。其言大計。二曰。歲往返

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而自便耗餘可小  
裁而羨鎗可積也。曰縣官即萬一以喉咽憂能  
別於喉咽之外而濟大命誠亦利便哉。然而不  
克如勝國終始之海利者何也。勝國業下宋而  
宋之戈船下瀨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無慮數  
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躑躅待命者也。朱清張瑄  
一虜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  
萬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  
其自出沒而不從中訾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  
利而為百餘年之利。然國紀潰而清瑄亦併族  
矣。今亡論守臣自一噸笑外斤斤束三尺士亦  
安能舍燕中牖而見富貴乎。夫艘與卒陽為募  
而陰則拘攝也。別妻子若脫襁見制閹若束濕  
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死矣。吾固筴海漕  
之不可以久也。然亦知創之者之甚難而湮之  
者之甚易乎哉。一旦有緩急鑿空而後思其故  
則晚矣。夫邊計博而悍銳之臣亦或有理先帥  
之緒而思復河套者乎。藉令

國家都長安惜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虜  
可復也。長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衆逐

復河產  
之難備  
此

虜而虜果去也勢必設八衛衛五千人而後成  
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鎮可移也勢必錯衛  
所州邑得二萬民戶以配之何戶可徙也勢必  
築五六城以犬牙錯何所取瓦石材木也虜必  
爭爭當以兵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池饒即  
可屯虜不能無蹂踐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虜  
既失地獨不能合東大虜而併力我乎大虜即  
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於京輔乎我竭  
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乃以京輔委若非策  
也故曰海運可暫通而河套卒不當復也海縱  
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  
緩而待數十年之後嗚呼天監之事見以為名  
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迫得以  
為功而元老耆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虜款  
而吾日汲焉若有事即虜無款而吾坦焉若無  
事漕通而吾日虞河之決即河決而吾不虞漕  
之通舉以提衡天下易易耳寧獨此二端也

嶺南書山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李于鱗

蕭寺握手邈若河山既別之後意更深矣舟中忽忽無可與語者凡所接類作貴人態罄折戚施相寒温而已近天津汛雨乍過波濤人立遠不見天茫茫盡白獨立舷際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鱗共賞也已命酌盡一斗則取于鱗長篇十絕為曼聲歌之浮雲不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七

世貞元美著

九州山人稿卷之二  
流魚龍若竦稍間復蹙而按之悲風颯來不能自禁  
泣數行下嗟乎頽仰上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  
幾何三十之年僕垂及矣肝膽委折僅一于鱗又焉  
別也倘令僕或戀耕釣僕來執事或遂厭承明縱有  
流水之思誰為吐也亦復誰憐之者遊子悲故鄉文  
夫乃志四海假令與于鱗周旋雖絕胡貉導非人之  
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今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鬪鷄  
六博之觀焉在適耳目也子相每每志援桂樹僕故  
怪之亦云此耳萬里比鄰誰謂不達必要神賞而廢  
相親則鍾子期沒伯牙何為不鼓琴也人歸甚迫兼  
有薄冗任筆見憶殊乏踰次二君長歌雖警句時發  
大要多散緩可商耳前途少間亦欲了此事也

又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  
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為何等語此  
亡怪也足下所譏彈晉江毘陵二公及其徒師稱而  
人播此蓋逐影響尋名跡非能心觀其是也破之者  
亦非必輸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  
好褒揚其前輩燥髮所見此等便是衣食志滿矣亡  
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毘陵固殊趣然均之能

大罵獻吉云獻吉何能為太史公少陵氏為渠剽掠  
盡一盜俠耳僕恚甚乃又咲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  
藻偉之見可以飾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獻吉盜太  
史公少陵氏而不怨也吳子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  
知也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五作徧示人人那可與語  
適自尊矣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  
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基指淺也藏之  
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為  
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  
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七戰  
借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于鱗于鱗借吾  
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  
小也幸勉旃自愛毋易而身子相病告子與乞使星  
散颺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子懷伯承計  
已到規之勿令入它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  
一二請正

又

春時卧江城中得順德守報悵望幾不欲比後稍知  
于鱗乞之太夫人小備甘旨勝長安來時也島寇  
遍吳越倉皇拔母子兵戈中敝廬幸不燼耳老父日

蘇州山人稿卷之二 七 世經堂刊

夜援桴鼓奔命改暑及寒未得一熟合眼國家之難  
僕私獨深七月中理楫遇明卿維揚放歌譁浪頗極  
傾倒明卿大長進非吳下蒙也子相出逆予高郵遂  
與偕抵其廬痛飲三日子相信于鱗與僕殆如常馱  
天王護法到處皆是渠構別業蓮花池旁坐起萬卷  
大未有來意奈何之京應耐種種欲息無端一行入  
曹便爾堆案子與數相過慰藉杯酒睨視黯然河山  
間有二三談者所謂異方之樂徒令人增悲耳汪正  
叔飛鳥依人魏生志意漸強亦落寞中一助也聽傳  
郡政大嘉向贈我伊周屈宋語非一小試邪曹署眼  
底人側目我輩謂于鱗向文稱某子甲行酒相咲為  
此得罪僕亦甘之况其他乎仲夏初子與岌岌幾有  
青瑣之行恐僕失子與亦恐子與自失茂秦可策蹇  
衛一叩齋閣否此老得無戀 王門醴邪呵凍附書  
此意蓄育千緒不能遂悉知之當同也

又

前書殊不悉答聞夏時訟庭寂然推案携數卷息郡  
圃中此致可想也僕行復及之第得與 足下接壤  
足耳道傍罄折固非我輩事足下名太高恐或借此  
側目稍柔之亦無以氣加 足下者僕五載為郎近



乃親刀筆得訊謀不可了了時觀譏駁一大咲耳家  
大人方屬人手掌中不憚不低眉怒如調譏無可自  
醜安能致君家苦澆磊塊也足下罵我惡少年不知  
慕許解元悼亡者果何人哉然所謂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某產小解意秉燭待筆研間竒思燁燁不無  
助耳張令信佳士毋論見著作即口僕已自佳吳下  
諸蒙政若八百人俱迷陰陵道者然一俞允文能熟  
建安以上詩便許僕天下士知否在彼何與乃公為  
我謝張令世間有劉備耶子與益駸駸然不可無僕  
也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足下二語當置之膏臆子與  
處得讀新作可謂無長矣文湏草非倉卒可就兀間  
極成七言長篇絕亦不便可就三月為期終無負也

又

春來訊牒日有二三皆手自傳獄足下亦大苦盈廷  
造化小兒忌足下與僕甚摩弄之耳政何關柄人也  
不能五日不會徐生順甫從旁更我高山之感差不  
令斷絃也太夫人板輿周郡中園耶小娃摘紫房挂  
頽鯉為壽當可無念我輩亦聞馬使似小有言昨纒  
纒為陳語足下固知愛影響然不能於流外相顧也  
謂考丞倅語多傳致古義不了了且又意足下腰間

傲骨耳此輩既無復致趣便可以此輩處之願足下  
留意也間微詞及足下他事直欲要青天與僕盟第  
得無所任虎而冠者乎海內塵俗士方聚訾我輩厭  
薄吏致以為無益時理亂毋更中其口且僕不告足  
下誰復言者老謝近得數詩絕不成語悵然悵然

又

悵悵間孔泗忽到接手札如積陰之乍濯也四詩俱  
神境燁然無容談者往日裁書都不詳蓋子與久已  
得之不肯為足下盡言後連致藉藉皆穢人耳便欲  
付之濁溼安能忽然令後世咲僕哉海內豪傑僕與  
于鱗鱗曩時醉心幾欲奉掃除之役自觀小進猶其鴈  
行柰何一旦至此使僕抱獨愁天地間豎儒謂文人  
如于鱗何既復惟之于鱗高潔脩介非一事相試也  
曹中同舍室若懸罄而吾幸有餘祿足以相推竟無  
所及又能辨取予毫髮僕與子與慮慮足下時格少  
耳殊無計及此者且使果以此言妄耶傳者惡于鱗  
耶亦宜必有一二誤于鱗及于上下多忤者不宜置  
不問也伯承視足下及僕僅杯酒然諾交新喻事起  
足下過僕彈指出血刺刺不休也伯承竟懲創收桑  
榆耳于鱗自忘之耶子與至以石衛尉郭代公為解

僕甚怪不類且證足下矣太史公貧其於貨殖傳津  
吐曲析然不聞羅墨誅遠即建安開元諸君近即何  
李其人多傲睨世人爭欲甘心焉亦無當此名沒齒  
者于鱗即不諱何以下見數君子耶方擬馳急是專  
報足下且以為訣使來良快于鱗果暮夜無歎僕雖  
為割肝折髓必有報于鱗斷不獨身從長安中貴人  
也老謝此來何名狼狽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  
我五子哉且不輕用常人態責于鱗彼不記遊燕集  
中力真負心漢遇亂髯生當更剜去左目耳生平交  
好叛潰殆盡僕唯仗醇酒一澆磊塊要成送兄文及  
十絕情思昏昏且遂欲從吏人牘不及作少緩數日  
必無負也

又

得足下書知已面張戶曹良悉哭公實詩讀之夜愀  
然聲者非其神泣耶乃此子足死矣諸懷靡不絕塵  
清秋偃蹇向中原悲壯哉更二語老杜畢世不魯拈  
出齊使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斗酒佐風如戛金石  
已復緘匣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豈其從沒豕得而  
以誅余也明卿雄沈子相朗秀格格不相下更私求  
證於我不能不為吳左袒子與驟出菰城社中言大

角州山人稿 卷之百七  
為二少年嫚罵彼非沈船破齏者終當穿鼻耳眇君  
子死未耶即不得李絕書吾二人飛諸懷數章亦當  
恧入地且乏公實哀挽鴻毛矣更旬日僕可望燕趙  
間一輜于廷尉時獨趙韓厲鬼彼沾沾無冤民即卒  
死寧無浩然挂冠哉奈王生戀却長安米何也廷下  
可嘉平前發足吾為治傳城西寺中郵致苦來十日  
輒飲袖七首割青天足下徐易衣冠九賓會不亦大  
快矣兢兢摸金中郎虎率以聽足下無害

又

丞來復得書及復陶知足下暫駐恒會比益不遠心  
怍怍然殆甚足下丞屈指行日移更得前否世貞夢  
寐已作招提促膝狀神思飛越歲安得併畧而暮也  
足下再語許趙州下生泣其璞耳其人雅潔鮮偶世  
貞頗於調外識之獨詩律少所諧契二生徃徃誘其  
一言以佐酒譚余弗能救也盧柎何所徃其人可與  
偕來否

又

日踈踟偶坐待足下甚望足下過諸貴人也而乃病  
耶真宰妬我甚西山爽氣度亡能辱眉間色或心旌  
遙遙踰句注耳夜卧寒栗遂成此四絕聊以請質毋

金州山人雜錄卷之二十七  
王而音慰問諄至恍若挾纊子其加餐子亦強飯

又

招提戀戀殆難為去哉覺懣然而神飛也東趨檀二  
尊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  
聞邢州大夫輒愴恍自失身不能折而兩嚮者視足  
下影則已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俠地  
突騎精銳聞天下乃今稍異焉其士民多文弱土風  
淳細蔚然桑麻被野環城饒奇山水足自適也間者  
一命駕馬忘二三君子之不在側為語觸舌而止因  
大悲呼濁醪澆之矣足下知事近變耶明卿生儂簿  
謫愈益沾沾自喜徐生駕矣子相岐足長安門中外  
耳浮議藉藉以足下與僕渠魁焉竟無奈我輩何也  
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絕句  
幸甚早發善飭自愛

又

從上谷還家君使人來致足下書也且拜衣及鏡之  
賜家君書謂余即不敢以諸侯庭實待于鱗破例受  
之矣賜我七言雄壯沈鬱四五言無所不妙然姓名  
長借客蹤跡竟疑人即使僕自道亦遂不能易此三  
字一味矣城西子相出宿泫然而別吾誇之太行遊

金州山人集卷之七  
九世經堂  
彼色飛也今已抵河間七月望後可得詣邢于鱗先  
期為我檄諸令以牘來傳即之邢明日可就讞畢急  
欲拜太夫人前為壽且就見蔡姬也子與失離可憐  
彼所遊地暴骨矣吾甚危之

又

某此身裹案牘無復餘致日夜望而苦來釋我胡尚  
寥寥也尋當益南粗治趙定獄便可握手昨理髮忽  
得三十莖許白者為之怒然昔人揮霍尺璧而摺拾  
寸陰即不肖豈其以輦上君子闔蟬蛸之歲哉恐一  
旦遂不得後足下東馳漁陽故令支出上谷與虜雜

走委蛇千里具如于鱗言然不大奇拓一二佳語亦  
是人間所有耳見當知之于鱗毋怪高生世殊不乏  
此使者近矣邢大夫將不視紫氣為白虹也雖然使  
者亦心動栢人置耳昨急足報書文叔念我輩痒也  
則余亦念蔡氏痒妄希老麻姑烏爪容方平鞭之否  
聊以佐足下鼓掌

又

洛魏風物非下覺邢州自妍也張守日擊牛酒為驩  
令人邑邑耳上計得請具金紫前壽太夫人良慰足  
下郡樓之作聊以塞命殊不鏗鏗樊侍御信來邊地

羽檄旁午夜寐不着枕促奴鼎問信老親矣二生慕  
足下不淺見便輸吐飛鳥依人可憐可憐

又

推鹿舉白賦十二體鷓鴣氏之樂也無復再矣從月  
中仗醉別于鱗甚易既醉搖擗累日不復可遣念于  
鱗擁蔡姬時也能無一二齒某哉老盲騎而追我於  
館陶呵責良久唯唯謝洗心以從二三子不復能作  
能去矣雍奴流潦際天宛然澤國也一錢買兩巨螯  
大足佐酒時時取于鱗詩薦之耳

又

日臣起泥塗中無復望于鱗問矣泗如從天而下出  
于鱗書蟬緩良至已又開絹素則有萬金者五馬跪  
讀所贈文而知于鱗治于王生也其稱東方之利害  
悉矣奏于鱗詩白雲從西北起也大風泱泱乎而雨  
隨之矣甚哉于鱗之于僕也即古所著屈宋蘇李楊  
馬甫白之儔或才力小讓或時代鮮接或肝膽尚乖  
或酬和未廣僕固不可就攀于鱗然恐一時之盛徑  
絕今古衆口謠詠便成丘山要在身後亦復何害太  
夫人大佳駒不廢學旦夕許相國良善于鱗已出按  
三輔諸生中即有能如何武誦于鱗詩者否僕見憎

造物頃為此官諸貴人揩眼相看然盜賊小屏五家  
之良頗效麾下多握巡篆乃致譏駁紛紜難柰耳泗  
言秦中數震不休于鱗佳睡中毋疑蔡姬蕩耶僕尚  
不令嬾孺輩來嘉幣敢拜解衣之惠餘不多及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玉女群峰窈  
窕在目蓮花芬襲人也毋論足下詩即記自應邵漢  
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  
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偕食頃而返不  
復吐一語蓋有待也如足下竟未東身挾尺屨寸脯

信宿耳足下書盛欲歸云請之兩臺不可則欲自投  
効泗亦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鼻息間安能  
與足下出處雖然竊謂足下非計也太夫人尚壯而  
足下貧須祿養今幸為博士師差自強不受濕東胡  
遽厭罷也歷山之田瘠而諸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  
守相之間不良止也則未足以辱足下耕明卿為郡  
佐頗一再得其耗二三大夫如王新甫凌汝成者雅  
亦相推轂可念間飯時思子與手扳子相狀不覺失  
笑錯飯耳造化窘我甚矣推案日復盈庭泗亦畧見  
之雖成一詩報足下從此中出那能佳也



又  
政為明卿憊憊間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  
復作鮫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哉快  
哉夜鼓動耳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  
伸觴倚和倏忽成篇出看簷楣間星斗來親人也時  
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頽頽耳明卿足  
謫矣具健足累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劇暑勞使者道路間殊愧念之足下善病乃尔耶強  
飲輔藥自愛世貞在人齒頰間不能徑行以擬足下  
秦中比尚有十日住足下病已能一行乎非世貞所  
敢望然竊欲有所言乃已耳仲蔚菰蘆中想大得佳  
夢書當為致之

又

不穀遂買舟北矣美疾蟬綿終霄君子招提之訪竟  
不能待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倘回光下燭頰遂伏闕  
之請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墻東尚得托跡鱗羽  
揚抱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  
鱗興言至此腸不寸斷丈夫窮矣二章比興之微非  
夸父可逐裁篇咏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

陽春嬌語暮春賞

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鬱滯淳安  
為留之膏腹間作磊塊耶其不佳固耳玉玦一瓦硯  
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訣也硯見也既以為訣終  
顧相見

又

燕中食指繁桂玉行盡家大人用獄少紆責僕南還  
拮据旦夕之計不謂抵家風火未定旋中非常之耗  
併日而北且詢且前方寸蝟蝶度河知有宏貸始敢  
稱人然氣力憊無復餘耳家弟出足下橐中書備友  
朋之旨金石鏗然又詩六章規風矩騷靡所不致即  
令他人讀之不自已何況僕哉足下念我如此持此  
而死可也太夫人萬福千里騰蹕日異於杜門為佳  
耳

又

泗殊僕僕也千里徒步將足下命以訪溝瀆之餘世  
貞甚愧見之已從泗得太夫人起居千里日上蔡姬  
無恙為慰伏時曾具書并數詩托臨淄人致之不謂  
竟浮沉也足下書辭廓落兮而無友生讀之令人於  
邑然故杜門自苦耳又云卧床壽且百日足下胡善  
病乃爾故當不足造化所耶然何以在人間令宗梁

蘇州山人集卷之百六十三 世經堂刻

先驅也世貞比日益困甚屬其泉旦夕竹宮之釐可  
覲暫貸田完遂未有期也猶爾奄奄氣息方知汨羅  
老生大是誣死十絕歌之燕城拉攤矣田居縱不乏  
比興何所取足下長日哉泗促報書甚急不能屬草  
俟獄小定當顯人上候并有所致不一

又

太夫人萬福駒何似往朝城令所遣信來草草附報  
歲暮始得足下六月書幸不遂浮沉然亦艱矣諸篇  
熟讀至丙夜呼酒盡三大斗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僕  
生世不諧竟為僂民獨幸得一當作者而南北間之

嗚嗟安能更坐于鱗白楊顛僕把樹根兩面孔相對  
也順甫小從足下唱酬便自超日據求楚不可得矣  
家季遂荷不惜齒牙殊沾沾彼雖王山人令弟在初  
果念念作佛不求菩薩解脫兩足尊何以導之來書  
謂謝少安李伯承蒼最作者波及吳徐又言伯承曾  
中一片某君某君何人作何狀寧為鷄口毋為牛後  
吾鄉亦有一兩公來相要問此事吾不許也獨張幼  
于輯吾兩人往返詩擬刻之意差得強耳張又為二  
君篇其貽書俞仲蔚令石于鱗所草乃公傳曰天下  
文章盡在此矣僕甚賞其知言子與偶中萑菲極細

不欲出坐薄書婆娑髮行盡白頓釋之不大愉快哉  
一衣帶水浮家汎宅往來饒有逸致益重思足下今  
往奉荅及寄題白雪樓各二律試為置壁間令頌甫  
讀之何如吾戲語黃淳父李于鱗日欲飲長江渠言  
有足下十萬橫磨劍母慮也孫仲謀批曹公楮尾云  
如公不死吾何得安此雖讐敵不可不謂知己也一  
咲

又

僕與于鱗隔何啻人間世哉所恃一書耳子與歸始  
得手教讀之若灌醍醐不覺蹈舞應節諸篇種種神  
境離資園群蛋闢珠最後出五寸明月又不費魯元  
七千斤金能無大愉快也吳城齧筆如巨塚然不敢  
有加於僕至矯首望于鱗直天上人耳子與甫得量  
移家計繼之造物豈亦有耳耶明卿晚始知宦拙癖  
落胸腹者計已消恐不無留忍人齒在渠與足下俱  
有佳兒子與柰何柰何且立壁如長卿滿坐作文舉  
猶可念也汪中丞數籍存我自謂豈遽出魏濟南下  
哉計欲行世貞詩憶得舊有存沒十六絕句其一云  
濟上諸侯才且賢能將玄草及生傳野人自愛名山  
好不愛區區一世憐以此辭汪矣于鱗為我一抵掌

否所與從游者梁辰魚其人長七尺餘虬鬚虎觀能  
為詩若詞詞可伯仲王敬夫語僕東欲游海岱西登  
太華中間謁濟南生畢此死不恨矣僕喜其言敢以  
報足下外扇頭係率尔之作毋論其拙可也

又

不佞則從徐兗州所寓足下書已又從熊按察所寓  
疏稿及詩當不復浮沉矣卧都門外招提五閱月而  
勘覆之疏始上當事者幸哀憐先君子予故官不佞  
兄弟亦始得稱人即以其日歸計取道安德而進要  
足下見於齊河敬謝嚮者絮酒之情問太夫人萬福  
乃各出所貯積借君家苦薦之相與劇語竟日欲於  
海岱之間增一勝色竟坐以不敢從傳車故所買羸  
其馭者能制我柄不欲使我異道且念侯先君子命  
久急當白之几筵恐家太夫人以迂徐見譴即無辭  
強從者躑躅南首不佞誠非人哉乃不佞五月招提  
中能不以一字望足下知足下不欲通長安書今距  
濟上僅三百里而不能強馬首使東顧刺刺焉唯與  
人之誦是聽足下縱無望我寂寂鮑山不咲人乎世  
貞歸矣歸即奉所草先君子狀而以不朽之事干記  
室蓋先君子居平謂某明興百八十年来文則已盛

矣比地君吾所不易然至濟南則當與天下共推之  
 嗚呼斯言時時在耳今所藉以慰先君子地下者非  
 足下其誰哉敢以不腆之幣先容足下其幸毋拒而  
 惠之言先君子死且不朽某兄弟亦死且不朽舍弟  
 之急足下也甚於某不能自達其辭足下念之千里  
 比入試神氣當自王足下尚避除目豈宰君畏阿游  
 差勝薛廣德耶至鷄肋及不佞僅可發松栢間一慟  
 耳足下既堅鑿坏之節而某又遲此命駕之興此生  
 合并似難然俟襄事後一二歲中當請於太夫人斷  
 從足下天門日觀傍非虛語也吾曹友道邇來覺少  
 衰又重之以某此舉後不為補過應便漸盡足下亦  
 宜自強不一

又

盤門舟語既媿至夜分猶恨其少別後忽忽如所謂  
 見阿閃國一見不再見者歸偶二三子轉自悵悵獻  
 歲刺促少佳况鄉里項領故可惡第不知足下折要  
 時何如耳北來人傳時意欲以足下例我不免強舍  
 弟一出答其意如僕自是丘壑間物五官已缺何堪  
 令世人描畫耶子與得一握手否聞其為客一日發  
 七十函書六尺之軀不自保受人役乃爾助甫書晨

歎明卿三斤而夕報當調令人鬱鬱一措大能弄筆  
墨何揆眼鼻乃日理科斗時狀耶李相草先君志銘  
頗悉兩臺亦許為請卹襄事在冬矣當墓道樹七尺  
碑待足下言以不朽幸為我謝五日客鄭安平所謂  
三不可知者不肖蓋未嘗寢食置焉其幸賜憐之汪  
中丞戚將軍輕舫過我沾沾得御李君將軍提三尺  
遂不減吾輩七寸管前無衡陣足下亦相許否不腆  
野人之敬敢以塵記室四近體見鄙懷勿哂多狂奴  
態新詩乞令侍史一一錄寄為屬

又

昨鄉人龔司訓者去為附數行計當已徹覽矣僕  
知足下治兵海上得無沾沾自喜燕頤耶得書具悉  
近况見念之切第所謂七尺碑待足下文久矣讀李  
將軍傳千載酸鼻知太史公必不以都尉曲筆其叙  
致獨詳於長平冠軍寧無意也新詩計日益江南諸  
山水與足下宰相值當自各奮其間獨恨少僕耳某  
公者名能好龍沈生清狂士亦復與幕府周旋否除  
目至亦遂有不才姓名使躑躅三輔隨具一削乞休  
矣足下鴻矯吾便蠖屈沈者自沈浮者自浮何關真  
我足下勉旃僕甚畏此月如無恙從足下於西湖洞

庭金焦間必不爽也

又

春抄司吏歸自汴忽拜所械贈僕又及一詩不佞恍如趙母恤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書齋三日而讀之齒頰盡芬矣魏於汴外臬也分不當得文而又足下不相及又不敢以文請足下故念我深母乃非福乎哉始不佞業已上書即堅卧而上書人至下邳為盜憎併書失之委頓返徐相公聞而沾沾喜且咲我曰天意也書即上如太宰何會逾期久狼狽抵任中丞公憐而不以吏事見困然安能飽飯逐逐轅門且轉

徙茗壺間矣自癸亥來碧浪浮玉凡三我迓而最後以冠蓋辱之忽忽殊自悔無可柰何計故鄉一衣帶水小不佳便買舢艫徑歸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湖今年春霜甚楊梅樹若髡而棹西湖輒大風雨豈其移色於不佞也計足下食飪旣夷門塵中當轉愉快耳足下未遷僕且投轄子與啖虛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奉五寸管禦魑魅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粲殷宗伯寄來義莊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瑯琊一片石矣前承損貺偶得良信輒用附謝并候承太夫人起居不悉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咲僕自沒於戚大將軍謂將  
軍僅能喉間喀喀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  
將非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  
多益善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  
馬鳴悠悠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  
項王各以十萬確闢僕謂淮陰用崩通策作此是視  
阿瞞及大耳兒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  
不竟許也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七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徐子與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踟躕道途黯然而語  
更謂朱盡舟次拜十絕之賜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自  
吾與子邂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諧為一于鱗寔九合  
之海內名俊豈曰乏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魯未幾  
時茂秦却輒於鄴下公實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折

矣吾子倘遂分司于鱗子相不益孤耶秋風蓴鱸政  
自漸迫僕非不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  
知我益稀不得不悲耳明春買舟候子於吳宮之側  
大劇醉也

又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紙也頗缺望白下  
之行可更上否見邸報子相遂拂衣其為人果銳必  
達僕甚畏之然令于鱗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群鴟亂  
鳴奪食不滿鵝雛咲也僕以十月後旬之淮昨始了  
此段業債酬接還往都無意味曩謂京塵救漫汚人

鄉一小兒作惡更劇宇宙之內何可着眼欲尋一片  
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千古此  
語殊莫使外聞之拙作附覽

又

書來且讀五言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庶其  
可望第某此身尚在羅網間雖清冷咫尺就釜則易  
耳更憶招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  
吾涕淚者怪哉此得訊謀一目便了粗有餘日汎瀾  
前典區區得失不足復卧齒頰弟世事如此寧唯利  
沐宇宙雖大無復着眼足下謂何谷永有云萬里之

外以身為本慮一旦傷尊慈強飮自歡然中多瀟瀟  
不下耳方欲疏乞病不識可否足下開二子別紙自  
悉也外古體奉贈以當解裝亮之

又

僕東治莫州牘得足下道書良慰諸詩大奇勝燕中  
汶汶故若二手計茲時已出雲來活吾吳民矣于鱗  
主我於邢也手刺麋調蔡姬苦玉卮為壽醉分十一  
體各賦之至郡樓詩成覺太行嵯峨作欲壓城狀旋  
於黃榆馬陵置頓且命駕矣風雨如晦流潦縱橫直  
妬我哉秦中之役乃其人乍開眼當復昏不然海  
內如某者而猶令之躑躅蠶食之餘耶業為老親不  
得遂挂冠昨取先後稿大芟洗得賦一卷四言古一  
卷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律四卷排律二卷絕一卷  
七言古二卷律三卷絕一卷雜文十一卷凡三十餘  
萬言足下以為何如道經吳門可屈使者尊重一訪  
仲蔚蓬蒿否吾刻其詩未完先上盧謝集高士贊外  
疏稿三冊足下莫或須之否

又

邇者附一書南歸人計當得達矣子相為致足下書  
及詩因具起居之詳案牘良苦髮都白耶僕亦有二

三十輩許變者衰態侵尋然不免作有情癡耳屢見  
燕中信僕乃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歲復着黃皮袴  
褶稱主人長槍大劍中真為羊裘所笑且從家君處  
覓過殘歲便之鎮矣子相無恙詩思似小衰止大抵  
避名其如吳任何哉

又

昨一再書投足下未報也知旦暮吏牘良苦某以殘  
臘辭二尊人接浙東首穀日抵青州任疲卒陳案無  
可開眼居恒自嘲此僕當生債未滿也即一二加振  
剝小異矣而燕中貴人舉舊郗齒頰間幾入窳藉子  
相外補矣又欲削明卿藉其儔強庇之得免然沈浮  
無復上理足下知之否吾坐此絕未携嬾輩來日一  
飯一白粥從蘭若借藏經案牘之暇時展一卷以自  
娛耳所葺詩賦文稿類盛一大簾箱幾欲焚之以還  
造化結習未忘故不能決足下竣事而北輕來雲門  
一遊乎吳中僅俞仲蔚可談至須先駕也

又

歲中凡再附書足下恐竟作洪喬故事知尚未按吳  
中獄邸報乃有汀命汀差簡風物不下吳興于二尊  
人其旨差辦弟持手扳見子相何以致辭世貞治青

齊頗稱平探丸椎埋之徒徃徃來效麾下即小欲展  
卷而屬羽書至虜入犯令支以西家君之幾被鋒鏑  
者再焉雖以失利退天子猶錫一官且秋警難測要  
人耽耽僕今在數千里外日食飯嚙不下生人之趣  
都復窮矣吳生浮沉計難自拔言及令人慨歎足下  
竟不為所寬我何以能免若老親得就田里僕雖捐  
脰穴胸無不愉快者勉旃自愛憤懣抑塞不能成詩  
聊作數首附覽

又

足下入閩後閩焉不聞問僅家人從燕中來者見

足下人具起居之畧以此少慰耳閩比苦倭寇足下  
郡雖小遠政不搔動耶于鱗拂衣歸矣人言阿龍超  
阿龍故自超也世貞以家居方履虎尾不敢遂及此  
令箕山之人弊見吾面皮青州稱小康刀筆之暇吐  
思益竒但欲作送徐汀州詩輒為它事所間不復成  
語竟不知何祥也足下朝覲時吾遣人至相約可繇  
德州取陸道抵泰安吾與于鱗候足下梁父旁因迎  
至青州為十日飲人生有幾毋更虛也別詩一章聊  
以當鼓掌之資不悉

又

初得足下書云小腹作痛不得行意甚憂之欲走一  
介問訊未果而使者再至矣啓械悉疾狀令人駭愕  
足下不貲之軀上奉太夫人下未有郎君柰何輕信  
人言服金石乃爾今雖已愈尤宜自保愛吾與足下  
既無柰世人何獨闢此身在耳六詩俱入妙境乃是  
病令苴滓盡去吾比以清明掃祭感愴之餘日為濁  
醪所驅都無復致勉爾酬塞不足存也巨荀芳蘭朱  
魚皆山房妙品一一領訖足下委頓後勤奉故人若  
此何以為報承許上已後枉駕兒稚輩欣然擁篲日  
候問約之不止真可謂通家矣寒舍傍誅茅構一小  
園取騷語名之曰離蕢仲蔚為古體一章諸君亦有  
和者足下不可無作張氏新刻附覽近與一二僧往  
返甚精禪那多覽佛書法門中龍象也至亦須一見  
箸老無恙不向寄詩去何以寂寂餘不具

又

八月中始得足下長蘆信頗以地近為慰燕中冠蓋  
能小及青眼否能以詞客例相疾否野人無復世  
念所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吾吳往返  
亡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恙也僕近購得佛藏  
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頗極水竹之勝家藏書三

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老作蠹魚優游其間不死是矣實不願二三兄弟見憐也于鱗厄危疾想服食少過足下宜一規之亦望足下自以為規吾兩附書不達亦不得此子尺寸之牘豈郵中人盡殷豫章耶吾黨各天僅賴此一段又錯迕若此真可恨也去人促書甚迫而坐有十餘遠客才不及劉丹楊思極惘惘

又

九月中游陽羨諸山問之土人云從此而道長興八十里殊自悵恨不早為日以要足下也出洞瘡復發抵家復大發委頓間有致除日者見足下山東之命不覺披林大喜吾黨固無所事此念足下免風塵中屈膝且令世路少洗俗態耳欲走一介相聞病不能遣乃辱手書慰存授以秘方及拜種種佳貺至夢游一事令元白無色矣問使者知動履無恙唯蘭玉尚自杳然僕瘡苦不可言醫云毒已散盡唯緩之俟其自平耳即不死來歲三月定邀足下洞庭之汎作驚濤拍天語必不虛也承寄佳章及近作無非妙境而贈沈明臣一歌尤偉此生何多幸耶僕所為三洞記足下試觀之八選体自謂不減康樂亦一印證否若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  
七  
世經堂  
翁所願為執鞭者千古大事僕雖非其人敢不勉旃  
得足下所草行狀便是凌霄臺材木僕不苦矣族兄  
東昌君碑陰記來促甚急幸即揮洒附顧氏人來為  
妙豔異編附覽毋多作業也目眇手戰不能多及亮  
之亮之

又

歲杪遇于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能最二家  
之勝者其足下乎雲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  
復善貧山田稅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  
云為客作嶺外書人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胡自  
苦乃尔讀所送邑令文絕濃治董狐筆似不如是以  
子與才欲為吾黨作國老其無柰薑桂不相入何于  
鱗惘惘業微悔其行僕謂于鱗舒卷甚合古弟以龍  
性不易馴耳不知龍故善屈也舍弟不免遂比少答  
諸公推轂意太湖三萬頃僕一人饒領之不以累二  
三子也政恐造物來妬人耳新歲已箸稍進精神勁  
挺而時復有憂生之戚不審所以助甫書笑吳生翻  
婁遇鍛不知其鍛殆甚昔人有言仕宦不止車生耳  
鄙以邴曼客張長公念雖薄終不如柴桑君一決也  
汪伯玉見訪云欲與足下同汎太湖僕許以秋仲恐



世經堂  
足下茲時褰帷大國矣向托族兄金吾勅碑陰記易  
期者數能終愬然乎寄于鱗四章附覽

又

昨得足下書云悠悠之談頗有以我為不當出者于  
鱗亦及之弟稍為隱耳嗟乎非二足下誰語者僕之  
不當出豈唯天下知之雖僕固知之嚮者除月初下  
于鱗飛書勸駕時僕方為誓山澤間足下故在吳閭  
與舍弟極駭僕以為不宜爾獨公瑕不強也足下寧  
忘之耶茲時僕非敢介然自附長往之操亦非敢以  
誼為不當出獨反之此心謂先君子既負大禍僕胡

顏尚托吏民之上被衣冠擁胥役與仕進之人同路  
且耳目變異遇觸私諱胡尾跋蹙動多枳步一行攢  
眉便無舒日又以生平弄筆墨鼓唇吻不在人後今  
柰何復輕擲半殘之軀於好事少年之口而會所上  
疏辭見格造物者又聊蕭之不置公檄私移委曲慰  
勉老母見謫謂我不能問家人產數却七箸徬徨失  
筴歔歔就道道得偕足下稍自寬耳方與足下濟寧  
謁公渠拳拳用某某事相慰勉僕謂亡敢論望  
先君子詎作某比也茲時雖北行不携家所常  
習書卷亦無從者業以再疏上報可即順流而南

足下別兩日疏復報格念無辜責之而治所鄰西北  
邊當戍口十餘羽書簡書旁迓沓至既復自念嚮者  
鼎革之會先君子誤不為臺璜所憐而賴二三大臣  
之見知旁採巷議以有今日不肖兄弟既拔之塗泥  
之中安敢悻悻自好也且僕業以不敢忘私門乃遂  
敢忘國乎求之心不憚則竊放古事其不出者一王  
儒元耳儒元與嵇侍中同記遘司馬昭甘心時渠一  
路人固未定君臣分也蓋嵩為仇異日世蕃居之偉  
无安可出哉先帝既已侈嵩父子而主上復雪先  
君子冤今僕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仇君也以故  
不得已暫扶曳之鎮今近兩月矣郡政簡可以日晏  
坐堂皇不移晷而決然僕未嘗不五鼓起坐也食味  
減家十之五酒益減十之八非大閱祭不御服色世  
謬以僕資久當遷當稍簡吏事毋輕拂逆人乃僕日  
行隘理亭障簡練士卒視墨吏若仇不敢傳舍其官  
豈性好為此哉誠思一二有以報塞謂出為不徒者  
即挂冠耳子與試視僕豈嗜腐鼠者即一官亦何所  
榮僕且僕家居藉先大王父遺產足自老坐起萬卷  
左右金石冊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遙峭蒨葱青間高  
春而起間遇剝琢非載酒問奇即誓書乞言者養一

二僮幹輸賦踐更不涉官府敖然諸豪傑齒頰之外  
豈不快哉小不買書及接江湖往來客歲杪積少餘  
錙以荅慈念老人便忻然矣五日前草一乞歸公牘  
俟解嚴即達之兩臺更不得請小量移即卧家耳足  
下為待之

又

數承餉湘藤最後最佳知足下旦夕屬我體也秋氣  
滋峻不免篋笥然無異中心之藏耳武昌瑰奇之政  
當自越凡文人無行賴于鱗一吐氣文人無用湏足  
下洗之不佞寄理吳興僅五月幸不為吏民所厭惡

中豪而上荆棘亦自不少水灾一事極意區處聊有一  
次第月俸悉送官助賑不免資家庾矣近為臺檄入  
省猥用巡務相苦覺少妨吟嘯歸興鬱滯足下過採  
輿人之言而從吏我是欲我車生耳也日來不覩足  
下詩長江大別吞吐天地秀氣胸中久矣何時一發  
破我磊塊家弟亦不寄詩來乃寄詩足下耶想近益  
有致足下言當不浮僕於詩格氣比舊似少減文小  
縱出入然差有真得以告足下大江而上自楚蜀以  
至中原山川莽蒼渾渾江左雅秀郁郁詠歌描寫湏  
各極其致吾輩篇什既富又湏窮態極變光景長新

序論奏劄亦微異傳誌務使旨恒達而氣恒貫時名  
易襲身後可念與足下共勉之時見邸報足下寂寂  
除目明卿婆婆瘡鄉于鱗小暢又以太夫人憂歸文  
章憎命似無復開濟理撫公頗憐後一月為處便歸  
襄事畢竟堅卧矣此生尚可得半完不尔必有悔也  
餘具別紙

又

數從除目求足下名不得令人悵然僕比者決意高  
枕而乞休之疏復見寤閣且移文篤促良苦老母復  
感脾疾幾委頓幸以其間精醫藥獲遂有瘳少用自

慰耳擬於來月下旬束裝而長臬者遷已盡靈鴻指  
瓜又未知竟落何地也僕鬚髮強半白右輔已失其  
一老態漸出不知足下比當何如耳明卿不免臺推  
縱復無它亦自崎嶇可歎于鱗葦草土氣乃差得  
王也吾曹皆空青丹砂而獨僕受氣濁世尚欲收為  
牛溲馬勃之用者徒不滿大雅一咲陸初平千里投  
足下須僕書雖不得僕書足下故自倒屣也不至浮  
沈近耗而已唐荅羽奏議完否見惠一部却不妨為草  
序也吳中故人無它神蔚移宅蓬蒿稍剪公瑕去為  
平津客矣

又

春時得張使君所致書儀旋有報書附送吏去不至  
浮沉否傳足下量移耗不一尚未見除目何耶金馬  
碧雞蒼山洱水之勝固盡入足下奚囊中長卿遊得  
無倦乎行部多暇日訊牒省可計獲以間治私堂珠  
之慶能一見慰使幽隱破故人生涕否不肖善病狀  
至秋良已兒子大者似堪箕裘其一跳地作虎子最  
小稚啼嬉有能間日痴性發罄索裝斥買書作蠹魚  
其間小祗園增一丘一島屋數椽異日為行藥偃曝  
之資野人不即死業已逾量矣哭工鱗百廿韵詩及

奠章前當以得之復許為作墓碑尚未脫稿兒駒以  
其集來凡數十百萬言稍汰書牘之冗者付剗矣  
伯玉捐十金來為梓費且許草一序足下亦有意乎  
吾曹二三兄弟獨于鱗渠自萬古矣似不必避標榜  
嫌也比亦以于鱗故增尺牘至六十卷搜括書史殆  
盡中多舍弟及吳中名士手刻畫頗精并所行喬莊  
簡公集附覽此公弘正時名臣也為先君子了國士  
一念耳秋氣漸涼南中尚暖唯為道自愛葛守故人  
後荒萬里足下有以慰存之破其寥寂也

又

金州山人雜錄 卷之百廿一  
昨歲暴得都下耗不勝憂以故走信嘗中多危語當  
不復為雅度媿也僕自此行為日後病良已抵彭城  
而苦水阻改道從陸以三月望後入都門去國十九  
年人人見訝容髮以為真蘇中郎北歸日狀政復作  
衛洗馬憂人看殺耳馬曹事多寄之三僚日晏小坐  
輒告畢甚足藏拙但此官例若傳舍恐不能久為吾  
有也 聖主勤學遂無千古元輔儼若神君僕故不  
免自沒然小祗園泉石時時夢中喚我矣是下書遂  
與明卿書同日至抑何神也書辭諄切字字肺腑無  
計出足下苦海第此心不敢不盡交游間獨伯玉差  
王耳肖甫已自不免末路難工轉自於邑欲作一詩  
奉酬來雅當於後日齋居事筆墨也詢使者云後房  
有夢蘭意得雄須報我自愛

又

前月得舍弟書云足下有信至以弟西出甚悵快不  
自意此役初無他乃是以資耳而尋端之士頗遂斷  
斷賴二三節槩長厚士持之耳聞伯玉乃不免當得  
中旨留也僕不能出而再為知己所強聊應之耳今  
便興盡婆娑山城中俟南牀白藺處分畢懇上章乞  
歸矣今已五十前路足可知遂初之後事事勝作宦

所慮非政府指不能置我於度外耳伯玉留當亦請  
告兄益孤柰何造物者頗汲汲我輩第文士尚未脫  
陽九若登匡廬頂上有朗照而蒙氣下蔽所可悔也  
比間寂寂公署若深山中道院了得全稿詩賦文說  
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只卮言諸錄亦二十  
餘卷不作舊邪言賦也此後却尋一簡易方六十不  
死徙入光明藏矣老蚌生珠比復何似助長之弊戒  
之戒之兄若正位臺察肯解組要弟尋盟湖山間以  
畢餘年者大勝事也曹子念南游意以專訪兄耳其次  
乃託武夷啖荔枝若渠一歌出便可奪季狂五花簾也

答汪伯玉

不佞向者不得數數奉顏色然一再從友人壁間見  
公文心竊慕好以為世人方蠅襲廬陵南豐之遺不  
則亦江東家殘潘耳公獨厭去不顧顧為東西京言  
自僕業操觚覩世所構撰入班氏室者唯公而于鱗  
與不佞亦竊幸同所嗜僕時時離去之又不堪整粟  
以此愧公乃者復從碩聖少集讀公序則雅以詩道  
見屬僕自怪何所得此於公也既舍親王從事來致  
手教累帛惓惓之懷往事所不敢述承慰存唯有飲  
泣噓歔而已居復自念公方為國家杖鉞萬里外拮

據兵事日不暇給而僕負大不韙跼伏間并名姓足以掩人之耳其緒言殘帙入人齒頰間且嗽而吐之公獨不然公真所謂噓枯而骨肉者不佞固心感高誼第秘之世將謂公多偏駁之好矣承欲傳子相集需僕序即二三兄弟後死不得與斯文以為公累子相沒且不朽春時吳明卿書來先以是見托不佞不能辭子相才極高惜猶在汗血未竟崑崙之馭僕序大要據實評隲亡所假借寧少負子相不欲子相負古作者今明卿尚未上之幕府豈意有所未滿耶少年善窺人以吾曹過標榜明卿久當思吾言也德甫長者何所中萋菲迺爾海內交游摧折殆盡僅一明卿碩果今托二天差足寄餘祿矣非公念及安敢為此言閩絲拜嘉辱喻嗣致蠟黃食指當日動矣以此垂涎蜜荔勿怪野人得隴望蜀也南中氣候多異柱石之軀佐以繁錯幸自珍重

又

周泉州來致手書盈帙讀之欣然獨賞已出公海錯佐酒且噉且讀稱快耳家弟業操觚意不可一世士每至得公文與于鱗詩輒手至再三不釋曰此非人間人也僕餘日無足送賴友于時從吏不至大寂莫



久不聞朝事適一聞之有足快夙心者此意端可為  
知己告耳宗生集行世皆公力也顧僕賤且負大譏  
於人度不足為此生重公能終靳一言弁之乎左太  
冲三都自佳必求玄晏叙者意殊可念也近越人吳  
仕來謁僕書于門下為徐汝寧所黜不得已與之并  
致元人墨跡一卷計已達矣其人亡他長然不失稱  
長者公一見當自了絹素寫惡詩一幀并新刻薄物  
將遠意乞照入

又

人不可以無勢公乃能屈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比  
面耳

又

不佞之以書瀆記室者再矣其餘指徃徃為親故借  
名然亦貪公高誼冀獻其醜博清燕一咲遂亡匹夫  
硜硜之執公不唯無鄙斲之乃重致意焉聞使婁發  
哥刻種種織文之羽側生之艷奪我蒿目發我食指  
至讀書辭婉縷恍若奉公顏色又似與子長孟堅酬  
往非復今人觀也公念不佞深推及家弟家弟翩翩  
雖不敢比於世作者差勝乃兄矣其服膺公文以為  
數百年無此物要自肥腸滿腦中發之非虛言也應

徐淪落宣瑜長逝吾黨數子復成鄴中天下文章非  
公一二主盟幾便茅塞勉旃自愛辱喻不忘故帚公  
下襲魏守之武使僕得齒於濟南生何幸如之然僕  
僂民也有巨創在膏肓不願為此以重累長者之德  
公誠不卒棄僕倘賁一言弁諸首使僕子孫異日知  
藉重家塾焉死且不朽戚將軍真韓白也僕私心實  
重之曩王兵憲者嘗欲僕叙其紀效新書竊恐不當  
也公既有成言矣則僕安敢以固陋辭吳平大蠹一  
旦授首公與戚將軍社稷之寄莫三焉每覽右軍王  
畧帖千古若新何幸生耳其事間想閩嶠間戰地令  
我神爽蒲團小小工力颺去矣俟少間當竭其愚為  
歌若謠者以附於鐃歌鼓次之末緣去人迫不及就  
亮之亮之損貶佛像精甚便安養香閣中四部經是  
妙諦三昧苦海餘生知公為我津梁矣然維摩經所  
說洒脫圓便不可思議楞伽是達磨老祖首授東土  
微奧上乘公大善知識不惜餘粹成此法果何如何  
如舊有卮言六卷自謂藝圃雞肋偶有便手聊刻成  
帙然不敢多示人今奉備一夜之覽其痛斧削之公  
誠有意為玄晏乎僕之願也非所敢必也近體二章  
少酬采美兼有薄物布其區區廟路清夷旂常日懋

清塵濁水餘復何言

又

宗入王司理者書來云每謁公輒媿媿口僕不置僕無味於姓名久矣乃獨恣公齒頰間公故長者得無為曹丘累乎僕自獻歲來入有俯仰出困酬應為兒童項領所窘不可言日者見托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從臺嚳時得之不能佳聊以塞責公自文章家韓白戚亦兵事中班揚僕所偕慕幸不已諾耳有一佳士欲貢置左右四明沈子明臣與諸生有聲尋厭之頗能作先秦兩漢家語長歌短章酒所慨慷十帝立畫而又任俠慕說古烈士大欲見李于鱗及公與僕耳僕戲謂見于鱗不立槁於太山松柏間乎盍足聞見汪公向者吳生道公禮遇狀至欲泣然吳生自感恩此子似急知己矣見自了之向辱損文羽僕布素之軀不知所裁此後勿更勞筐篚惟饒口難屬厭耳一笑

又

昨沈山人嘉則行為作一書固其人差有材氣不負舉然亦貪入賤姓名公目中忘其數數耳乃公前已損傳食急郵訪我海上公方南逐虜拮据兵事於故

人書辭委致乃爾昔諸葛公羽服素車治軍渭南每  
讀教出所慰撫人人自得司馬宣王歎其名士公母  
論類之至於損下名勢敦布衣之困獎借薄技開藝  
文之塞即古無二矣公勤勤欲薦不朽於僕甚大盛  
心僕能不色飛所以逡巡再卻者先德尚泯泯僕雖  
生未脫曹蜍李志耳然明卿處得僕詩實少僕詩文  
舊稿五十餘卷近稿可八卷中間騷賦樂府自許一  
班雜體小詞亦頗鷄肋公衮衣內召過我吳門僕焉  
能竟闕之不求斧削於般倅也戚將軍用兵僕私心  
實向慕以故承公命輒遂為序今猶在沈生所倘有

可已姑為隱之何如公拔明卿於齒吻間使有餘肉  
明卿楚士當內感入骨矣僕詩所謂江東步兵席上  
司馬一狂一醉非公孰能憐者古人急知己誠然哉  
維摩經檢得一部奉上亦不能大佳乃比之藏中差  
有註耳似可付剞劂僕偶有窠語附貢左右壬戌以  
前士大夫不居間壬戌以後士大夫不講學乃真士  
也得禪理者不諱禪名冠儒名者務實儒行乃真學  
也公覽之不一咲粲否知有留府之灾前徃鄙言賴  
祝融藏拙公復以精綾紫紺續之得無添蛇足乎又  
一卷稗官家物也其置之酒甌乃見愛耳暑動計南

士稍酷唯為天下自量

卷之二  
世益堂亥

